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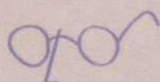
易海舟

译

Die Welt im Buch

阅读是 安静的自我觉醒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Hermann
Hesse

DIE

WELT

IM
BUCH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阅读是安静的自我觉醒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Hermann
Hesse

Die Welt im Buch

〔德〕赫尔曼·黑塞

—— 著 易海舟

——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阅读是安静的自我觉醒 / (德) 赫尔曼·黑塞著 ;
易海舟译.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5. 4.
ISBN 978-7-201-21031-5
I. I516.65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5FJ8806号

阅读是安静的自我觉醒

YUEDU SHI ANJING DE ZIWO JUEXING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锦泉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电子信箱 reader@tjrmcbs.com

责任编辑 康嘉瑄
编 辑 闻 芳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制版印刷 北京世纪恒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发 行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7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6.5
印 数 1-8,000
字 数 94千字
版次印次 2025年4月第1版 2025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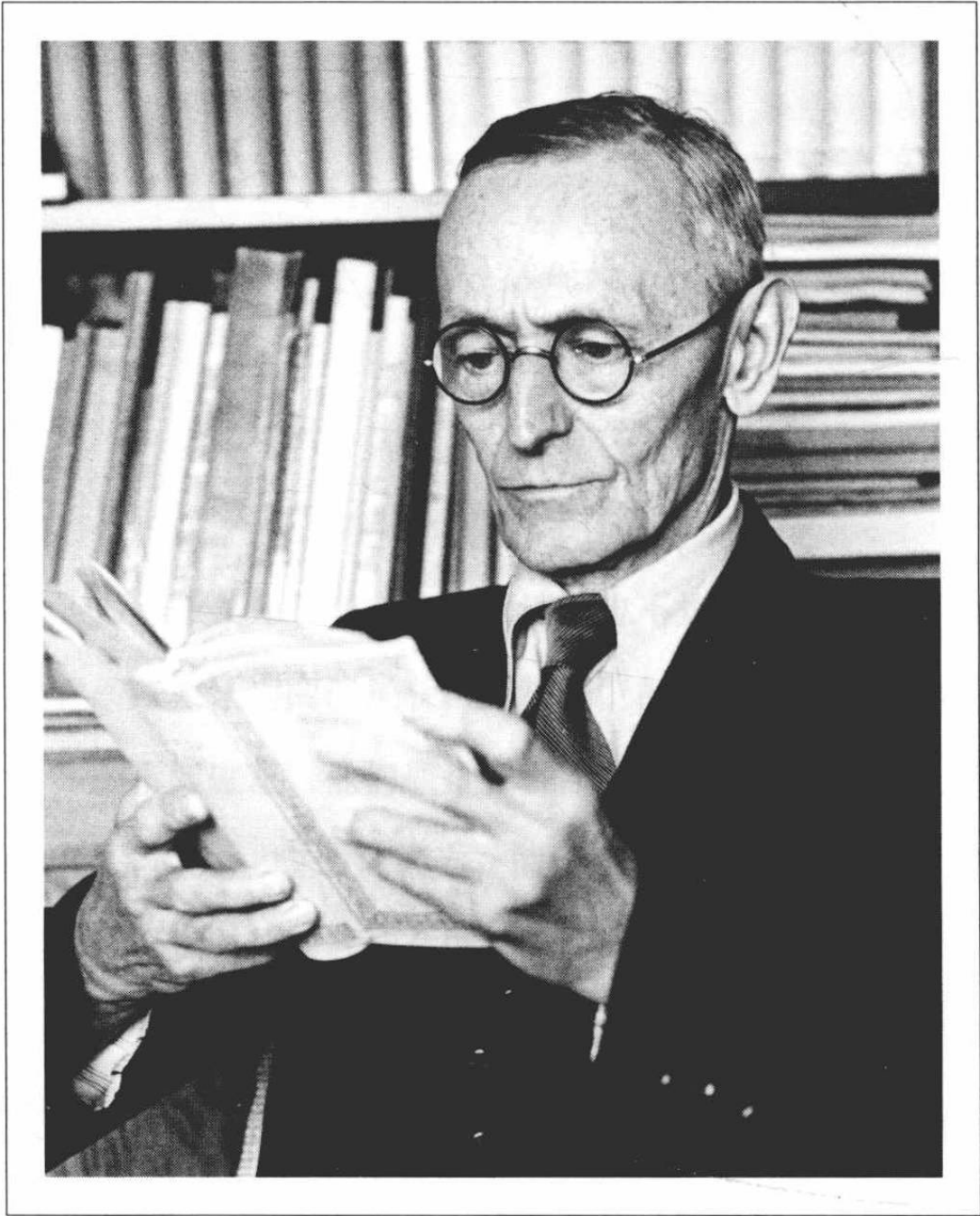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1-64386496)

果麦文化 出品

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

但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



赫尔曼·黑塞 | Hermann Hesse

(1877.7.2 — 1962.8.9)

目录

- | | |
|-----|-------------|
| 1 | 关于阅读 |
| 7 | 关于读书 |
| 16 | 书籍的魔力 |
| 29 | 阅读与教养 |
| 34 | 读书与藏书 |
| 39 | 查拉图斯特拉的重临 |
| 80 | 里尔克 |
| 84 | 评弗朗茨·卡夫卡 |
| 95 | 萨洛蒙·格斯纳 |
| 112 | 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
| 144 | 致海明威的信 |

- 146 文森特·凡·高
- 149 卫礼贤
- 153 聊斋
- 159 凯尔特神话
- 167 阿拉伯童话
- 170 论诗歌
- 177 关于荷尔德林
- 183 一位无名诗人
- 188 圣诞书话
- 190 致读者的一封信
- 194 秋季下雨的星期天

关于阅读

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如何阅读，也不知道阅读是为了什么。一些人认为阅读是获得“教养”的必要手段，虽然吃力，却不能逃避，他们通过各种阅读来体现自身的“良好教养”。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阅读是一种轻松的娱乐，可以用来打发时间，读什么倒是无所谓，只要不无聊就行。

比方说，穆勒先生阅读歌德的《艾格蒙特》，或者拜罗伊特女伯爵的回忆录，因为他希望通过阅读来“被教育”，以弥补认知的漏洞和内心的匮乏。当他觉察到自身的匮乏和漏洞时总是紧张的，必须做点什么，也就是说，他认为教育是一种可依靠外部手段来获取的东西，只要努力就行。但实际上呢，他学来的太多东西其实是僵化的、

无效的。

而梅耶先生则将阅读视为一种用以排解无聊的消遣。他拥有年金收入和太多闲暇，时间甚至多到不知该如何打发，所以他很需要那些作家们来帮他消磨漫长的一天。他像抽一根上好雪茄那样享受巴尔扎克的作品，像读报纸一样读莱瑙的诗。

但无论是穆勒先生这样的人，还是梅耶先生这样的人，包括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其他事务上其实都是很有主见的，不像在阅读这件事上那么茫然。他们能够深思熟虑地买卖国债债券，知道晚上不宜吃难消化的食物，他们不会让自己的身体过度劳累，只做适当的体力劳动，保持身体健康。他们中的一些聪明人喜欢体育运动，并深谙这项消遣所带来的诸多好处：运动不仅让人快乐，还会让人变得更强壮，更有活力。

既然穆勒先生平时会健身和划船，那么他也会阅读。他应该明白，阅读和做生意并没有什么两样，若无收益，都是徒劳。如果不能真正被一本书打动，就不该在它上面浪费时间。读书，就是为了丰富认知，点亮心灵，让日子

更鲜活。既然这个人并不渴望获得教授职位，他也没必要把读书当成“教学”。他应该为自己糟糕的阅读习惯感到惭愧，因为阅读一些不能滋养心灵的书籍，就像和混混无赖打交道一样恶劣。只可惜读者们往往把阅读想得太复杂，有的读者盲目崇拜书籍，认为印在纸上的字句无论善恶都是崇高的，有的读者则轻视书籍，认为那是一个由妄人创造的，完全不真实的世界，只能用来打发时间，获取一点惬意的感受。

尽管人们对文学有着这样那样的误解和轻视，穆勒先生们和梅耶先生们还是读得太多了。他们在机械的阅读上花费了太多时间，消耗的精力甚至超过了其他事务。他们隐约觉得能从书本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却在阅读时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他们在生意场上可不是这样的，因为“缺失主动性”在商务中是要命的。

无论是期待通过阅读获得消遣与慰藉的读者，还是期待通过阅读获得教育的读者，都认为书籍中存在着某种振奋人心、升华精神的力量，但他们却未能准确理解和正确评估这种力量，就好比笨拙的病人在药房里胡乱翻找名贵

药物，打开一个个抽屉，尝试瓶瓶罐罐。试想，在理想状态下，一个病人应该在药房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款药，不被错误的药所毒害；一位读者也应该在书店和图书馆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本书，不被填鸭式地灌输信息，而是得到真正的力量和滋养。

作家们应该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广泛阅读，一个作家或许不该嫌弃自己的作品被读得太多。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文字总是被误解和滥用，那么写作这份工作也会逐渐失去乐趣。少数的、心怀激赏的优质读者总好过数量多却浮躁的读者，虽然这样一来版税就减少了。

我斗胆强调一句，其实人们已经在“过度阅读”了，这并非什么荣耀之事，而是有失公平之事。书籍的存在，不是为了让没主见的人变得更没主见，更不是为了给那些不懂生活的人提供一种虚假的、便宜的生活替代品。恰恰相反，书籍只有一种价值，那就是服务于生活，并引导人们走向生活，构建生活。如果一个人在阅读时感受不到一丝力量的迸发，感受不到年轻的活力和新鲜的气息，那么就是在浪费时间。

从表面来看，阅读是强迫人集中注意力的契机，因此，“散漫地阅读”是无稽之谈。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在阅读时就应该全神贯注，而不是心猿意马。人们在阅读时也会发现，其实任何一本严肃认真的书都要求专注，要求一个人从千丝万缕中提炼出精华。哪怕只是一首小诗，也需要读者萃取所有的感受。假如我在阅读时不愿集中注意力，不愿沉浸式感受，那么我就不是一个好的读者。与其说我对不起这首诗和这本小说，倒不如说，我对不起我自己。

我把时间蹉跎在无价值的事情上了，我把宝贵的视力和注意力浪费在毫不重要、转瞬即逝的事物上，我的大脑被无用且难以消化的知识充塞，疲惫不堪。

人们常说，是报纸让人们的阅读习惯变坏了，我却不一样认为。实际上，一个人每天都可以专注而快乐地阅读报纸及各种读物。我甚至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挑选及重组新鲜信息，总归是一种健康有益的练习。毕竟，生命是短暂的，在彼岸的世界，可没人问你读了多少本书。

“为读而读”是不明智的，而且有损身心健康——注意，我说的不是糟糕的书，而是糟糕的阅读。读书，应该

像我们在人生中所走的每一步，进行的每一次呼吸那样，我们应该有所期盼，投入心力，并由此获得更加充盈的人生。“浑然忘我”本是为了更确切地找到自我。倘若读过的书卷并不能带来快乐、慰藉、力量或灵魂的平静，那么了解文学史又有何意义？思想缺席、精神涣散的阅读，就仿佛蒙住双眼走在美丽的风景中。我们阅读并非为了忘记日常生活，恰恰相反，阅读是为了活得更明白、更成熟，为了把握好自己的生活。不要像紧张的学生走向老师那样走向书本，也不要像流浪汉走向酒瓶那样走向书本，而是要像登山者走向阿尔卑斯山，斗士走向武器库那样走向书本。不要像逃避者那样遁入虚无，而是要像勇士一般走向自己的友人和帮手。如果人类能够以这种方式阅读，也许我们未来的读书总量只会是目前的十分之一，但我们却能比现在快乐十倍，丰富十倍。这样阅读或许会导致书籍的销量锐减，导致作者更少写作，却并不会伤害这个世界，因为，写作本就比不上阅读。

1911年创作，后收录于《书籍的世界》

关于读书

我们人类的精神中有种与生俱来的冲动：发明各种类型，并将他人根据这些类型分门别类，什么“性格类型理论”，什么“祖先的性情”，什么“最前沿的心理学”，我从这些概念中都能找到分类的狂热需要。每个人也会无意识地将身边的人进行分类，根据性格的相似性，根据童年时养成的习气——这些分类是如此粗暴和武断，无论他们是基于个人的经验，还是遵循科学的类型建立。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有时候打破固有思维是有意义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人可以有千面，各种不同的性情与人格也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融合。同理，我在下面列举了三种不同的读书境界，并不是说不同的人分属于不同的境界，而是

说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阶段。

首先是“被动的读者”，每个人都曾有过这种被动阅读的阶段：对待一本书就像对待一份食物，只知道囫囵吃下，全盘接受。不管是一个小男孩读一本印第安人的书，还是一位大学生阅读叔本华，此类读者都有可能没把阅读当作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而是当作马饮水或者是马拉车。书本引领，读者跟随，书的内容仅被当作客观的事实来接受，而且不仅仅是内容被当作客观事实！即使一些教养良好、品位优雅的读者，也会用被动的方式来读美的文学。他们不拘泥于内容和情节，不关心一本小说中讲了死亡还是婚庆，而是关心作者本身，他们对一本书本身的美感无动于衷，却喜欢作者的情绪。他们觉得代入作者即可感受到世界的完美，他们不假思索地接纳作者所赋予的意义。这些被动的读者在面对文学时，不是作为个体的人类，不是自己这个人，他们要么用情节来衡量一本小说，要么用惊险刺激或香艳色情，荣耀或苦难来评判，要么以作者本人为审美标准。这些读者想当然地认为，一本书就是用来阅读的，它的形式以及内容就是用来评判的，好比

面包是用来吃的，床是用来睡的。其实人们对世间事物，包括对书籍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态度，倘若一个人遵循自身的天性，而非遵循所谓的教育，他就能像孩子一样和事物玩耍，这样一来，面包就不再是面包，而是变成了一座小山，可以在里面打通一个隧道；床就变成了一个岩洞，一座花园，一片雪地。我说的第二类读者正是这种具备“天真的创造力”的人，这类读者不会将内容或形式视为这本书唯一的、最高的价值。这类读者就像孩子一样明白，每样事物里都蕴藏着千千万万的意义。当这类读者看到一位作者或哲人在努力说服自己，努力说服读者其作品的意义及价值，只会一笑了之。因为他看到这位作者的“不羁与自由”只是表面的，自由表象背后却是“不由自主”。这一类读者已经来到了较高的境界，他们明白了一些文学教授和文学批评家都完全不懂的道理：压根儿不存在的内容与形式的自由选择。比如一位文学史学者说，席勒选择了内容，并决定用五脚短长格来表现它；这位学者同时也知道，其实无论是内容还是五脚短长格都不是席勒自由选择的。他饶有兴味地看到，不是作者掌握了情节，而是情节